

王安忆连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，千余名会员齐聚共议

上海文学：与时代同频共振，让作品更具辨识度

——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侧记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“年轻当然是鼓舞人心的，但文学这项事业是需要终身学习、认识、践行的，这个过程漫长到与人生同步。挖掘众多名家的美国大编辑家珀金斯曾说过，当你被称为元老，你就完蛋了，我必须警惕极端溢美之词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写下去，如果不能写得更好，至少不能写得更坏。”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昨天在沪举行，著名作家王安忆第四次当选上海作协主席，她的致辞恳切、平实，恰是上海文坛整体创作定力与韧劲的生动注脚。

文学如何更好地书写讴歌新时代？上海文学创作怎样为城市发展提供精神滋养、进一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？昨天与会的千余名新老作家，分别在小说组、散文组、诗歌组、理论组等近十个小组讨论现场展开了交流思考。

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，许多人在敞开的机会中获得了书写天地，每位作家都在探索和汲取对个人、对生活与世界的新的认识和表达方式。“面对新时代，上海作家应有传承历史的责任，更应有再创新辉煌的担当。我们应该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学传统，努力汲取这座城市赋予我们的创作灵感和资源，贴近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生存命运，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和人民的精品。”王安忆说。

充分挖掘传承上海文化资源，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

近年来，在国内外多个文学评奖中，王安忆、金宇澄、小白、程德培、陈思和、张新颖等上海作家评论家持续斩获殊荣，展现了上海文学的创作实力和风采。《繁花》《匿名》等一批重



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十次会员大会举行，王安忆当选上海作协主席。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李洁制图

■“面对新时代，上海作家应有传承历史的责任，更应有再创新辉煌的担当。我们应该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学传统，努力汲取这座城市赋予我们的创作灵感和资源，贴近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生存命运，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和人民的精品。”——王安忆

量；“如果只习惯‘宅’着，闭门造车写出来的故事往往浮浮粗糙，难以引发网友共鸣”。

进一步扩大文学影响力，激活“源头”、做强“码头”

身处新媒体时代，注意力资源竞争激烈，“酒香也怕巷子深”，优秀的作品怎么通过丰富有效的宣传推广为更多读者熟知，进而全面提升上海文化辨识度，扩大文学的影响力，也是昨天会上上海文学界人士热议的话题。

近年来，世界各地重要的国际性文学活动和文学阅读平台上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上海作家身影——英语世界书评杂志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与上海作协合作三年；“上海写作计划”多年来先后接纳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家来沪生活写作；上海书展品牌活动“上海国际文学周”邀请到了包括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国际知名作家，举办了200多场活动；上海—台北两岸文学暨小说工坊逾百余家两岸青年作家探讨文学创作，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。眼下，上海文学博物馆已选址中国现代文学重要起源地之一的虹口区，力争为上海文学之城建设再添厚重地标。

思南读书会、快闪店让文艺气息弥漫大街小巷，上海国际文学周荟萃海内外名家，与市民面对面……这些上海打造的文化品牌，无不致力于整合更多作者和平台资源。作家孙甘露谈到，“思南模式”系列读书会在浦江两岸逐步被复制，满足了人们对文学阅读交流的需求，成为上海打造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新亮点、新样本。“上海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合作最前沿，国内国际文学交流异常活跃。激活‘源头’、做强‘码头’，需要上海作家不断发出声音，积极参与世界文学风貌的构建，以无愧于这个时代。”他说。

要作品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之路上树立标杆，推动艺术审美的不断突破。

“与15年前初次当选上海作协主席相比，文学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外表看起来更热闹、更活跃，内里是更坚硬和冷峻的核，这需要我们用更深的洞察力去探究什么是文学的存在。文学创作要更加注重自身的社会效益，为读者提供文学的趣味、立场和审美追求，心怀家与国，在喧嚣中沉浸于写作，无愧于自己的使命。”王安忆谈到，回顾上海文学

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开拓的历史，放眼上海文学百余年来发展的脉络，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西多元文化交融汇通，奠定了上海文学发展的特殊环境；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，汇聚了上海的文学品质。

上海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的丰厚底蕴，为上海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。上海作协组织了一批重大主题创作，鼓励作家积极投身革命历史题材、现实主义题材、优秀传统文化题

材的创作，大型纪实文学《红色起点》创作初获成果，《红色足迹》革命故事、《上海报告》短篇小说文学集、《中华创世神话史诗》等一批重点作品陆续集结出版。

“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时代，但作为写作者有时非常惶恐，甚至有点‘自责’，怕笔力不足以呈现时代强音。”新当选的上海作协副主席、作家薛舒告诉记者，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进程中，能否深入上海改革开放最前沿，深入普通市民日常生活，深入一线生产实践，捕捉书写

时代变迁，将上海改革开放的最新成就、各行各业的创新奇迹和精神追求艺术地呈现出来，对上海作家提出了巨大挑战。

扎根生活，贴近人民，也成为上海网络作家关心的话题。上海是全国网络文学资源最为集中的城市，在全国率先提出成立网络作家协会的设想，首创签约网络作家制度等。如何推出更多网文精品，使之成为展示上海文化魅力的新名片？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血虹告诉记者，网络作家也需紧跟时代脉搏，书写时代潮流，传递更多正



优秀的民族歌剧能让全世界吟唱

上交世界首演叶小纲交响组曲《咏·别》

■本报记者 姜方

在指挥家张国勇的执棒下，由上海交响乐团委约、叶小纲作曲的交响组曲《咏·别》前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世界首演。“通常一部歌剧要上演是很费钱的，从演职人员到服化道景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有差错。”叶小纲告诉记者，用交响组曲音乐会版形式上演歌剧，便于更多乐团进行演绎，不失为一种有利于歌剧传播的有效方式。

这部交响组曲将歌剧《咏·别》声乐部分删除，只保留了约40分钟的乐队演奏部分，原歌剧四幕的标题形成《相遇》《应诺》《流离》《诀别》四个乐章。这种手法类似后人对瓦格纳歌剧《尼伯龙根指环》做的乐队切割。歌剧《尼伯龙根指环》长达16小时，无词版则从四个晚上才能演完的音乐中，抽出了一个多小时的乐队演奏部分。

歌剧《咏·别》的灵感来自陈凯歌执导的电影《霸王别姬》。剧中主人公唐麒麟生于晚清家境殷实的书香之家。身为剧作家，他才华横溢、敏锐清明，热爱京剧。唐麒麟邂逅武生杨少山，为其写就了一部新戏《霸王别姬》，从而成全了杨少山，更成全了自己。歌剧结局以唐麒麟的消亡告终，他的自我毁灭与《霸王别姬》构成一曲凄美的复调，将最后的尊严与爱情交付于这部呕心沥血的作品。叶小纲介绍说：“这部歌剧讲述了很多中国人的心结，包含人文主义与英雄主义，其中有动人心魄的悲欢离合，也展现了为事业和理想不断奋斗的进取精神。”

歌剧《咏·别》于2010年在北京保利剧院全球首演，由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节基金会与上海歌剧院、上海交响乐团联合出品，当时同样由张国勇执棒。这部以京剧为题材的歌剧融合了西方音乐和中国戏曲，观众既可以听到颇有京剧韵味的旋律，也能听到锣鼓等中国传统配器手法。

《咏·别》是叶小纲的第一部歌剧作品。眼下，他还在不断打磨《牡丹亭》《永乐》这两部歌剧。“《牡丹亭》用现代音乐思维创作，这部作品的服装和舞美花了很多心思。而《永乐》讲述宫廷中的权力斗争，是一部具有深刻反思意味的作品，在创作时我顾虑重重、慎之又慎。”在叶小纲看来，歌剧必须通过音乐推动叙事，因此旋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“不是有民族唱法的歌剧，才属于民族歌剧。优秀的民族歌剧，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吟唱。”

“记得歌剧《咏·别》首演结束后，不少观众都能哼出其中的曲调。”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表示，有不少乐团或平台委约的作品，往往上演一次以后就偃旗息鼓了。而上交希望通过音乐季、国内外巡演等形式，进一步推进诸如《咏·别》这样的作品的广泛和深度传播。

自1978年以来，上交委约作曲目多达50余部。尤其是近十年来上交与全球作曲家合作，并联合国内外乐团接力演绎，向世界发出具有中国文化魅力和自信的声音。如以李白诗词《战城南》为脉络、由纽约爱乐世界首演的《甜美的早晨》，由作曲家赵麟创作、大提琴家马友友担任独奏的大提琴和笙二重协奏曲《度》，由美国新锐电子音乐作曲家安迪·保秋创作的《乒乓协奏曲》，由叶小纲以丝路璀璨历史文化为灵感创作的交响组曲《敦煌》等上交参与委约的作品，均在业界收获不俗反响。



演出后，叶小纲登台（前排左）与张国勇共同向观众致意。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《海王》：一部视效奇观步步惊心的快消费品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华裔导演温子仁接手电影《海王》之前，“海王”被认为是DC超级英雄漫画系列里的一个笑话，以至于导演本人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之所以决定接下这部电影，是觉得没压力。”哪能想到影片《正义联盟》扑街后，他和《海王》成了DC漫画对抗老对手漫威的希望。《海王》在中国上映十天，票房超过13亿元。

《海王》在中国市场席卷票房的时候，漫威发布了《复仇者联盟4》的片花，DC和漫威之间的最明显差别，在于DC漫画改编的电影作品中惊人的童话感，从“超人”和“神奇女侠”的影片延续到《海王》中，《海王》整体单纯、明亮、低龄化的调性，叙事让位于奇观世界的呈现，把电影做成了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尚快消费品——随着导演把“视觉奇观”这一项做到极致，这个策略在商业层面确实是奏效了。

温子仁导演此前最为人称道的成绩是执导《速度与激情7》，收获1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，在目前的全球电影排行榜上排名第七。《速度与激情7》接连在各地创造票房纪录时，曾有评论认为那是因为主演之一保罗·沃克的意外去世造成的情感效应。其实不然，观众对主动的情感并不是决定电影市场的要素。温子仁作为主流商业导演的优势，在《速度与激情7》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，就是在俗套的叙事中，找准一个单项技能的突破点，在一个方向上做到极致。那部影片的趣味是无限地输出大场面，导演的视听创意核心是“让汽车飞起来”，以此刺激观众的荷尔蒙。

执导《海王》的温子仁，延续了这套创作逻辑。虽然海底女王亚特兰娜在影片开篇开宗明义地抛出了俗套的“主题”——陆地和海洋是一个整体。然而随着影片展开，与陆地有关的部分只是楔子和旁支，故事的舞台在海底，看点在海底。《海王》的亮点，在于主创团队对“海底世界”的构建。导演设计了一个“海底帝国联盟”的概念，海王的弟弟奥



《海王》在中国上映十天，票房超过13亿元。图为电影海报。

姆统治的海底帝国及其盟国、野蛮海怪所在的海沟国和世外桃源的“地心藏海”，三者构成了叙事的舞台。

在一部电影里设计过分繁杂的视觉模型，这是一个有风险的策略。《雷神3》是一个现成的反面教材，当角色们在宇宙垃圾场和古罗马角斗场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“景观”中任性穿梭时，电影成了视觉艺术家发挥想象力的乱炖。《海王》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个风险，是因为它在视觉层面的趣味是有继承感的，大量地源于《阿凡达》《异形》《星球大战》和《魔戒》。这是一种吊诡的平衡：影片的视觉设计并不是完全原创，它借助“珠玉在前”的美学趣味，又同时利用观众拥有的“观看前史”，把几种质感截然不同的“海底”纳入同一个叙事流程中而不显得杂糅。

温子仁的长处，是在视听设计中能把“类型”的元素铺排得很好，并且在

极致的呈现中达成刺激观众肾上腺素的目的。相比视听手法的“步步惊心”，电影《海王》的编剧完成度就显得差强人意，至少，导演温子仁没有表现多少野心去开拓一个能和“少年成长”平行的、更严肃的副题。

早在漫威电影的“复仇者联盟”初具规模、DC开始规划“正义联盟”时，已经有很多流行文化学者针对“超级英雄片”这个类型，质疑好莱坞正在面临的叙事困境。这些年来，漫威在《银河护卫队》《毒液》和《死侍》这些作品中，尝试做出当代感和成人感的品相，完成度好次姑且不论。作为对家的DC，更多采用“古典化”的策略。在《海王》中，表现为这个叙事方面透着古老的气息。“亚特兰娜”这个名字一目了然地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传说；被放逐的混血王子拿起尘封的三叉戟，这条叙事主线明确呼应“亚特兰蒂

斯”的传说；亚特兰娜和弟弟奥姆之间亦牵挂亦敌对的关系，“一个被母亲惦记，一个自认为遭到了母亲的背叛”这个副题套路，很有莎剧色彩；还有海底女王和灯塔守护人的爱情以及亚特兰娜和母亲的久别重逢，几乎带着“劈山救母”和“白蛇传”这类东方神话的原型。

用这套“古老元素相加”的方法，看起来，《海王》是把东西神话史缝合以后的文化混用。然而实际的戏剧创作中，叙事从人物逻辑和情感逻辑这些核心问题前逃了，把自由发挥的空间让渡给演员的自我表现力和观众的“脑补”。或者，以温子仁的创作趣味，他只能在简化的、幼稚的人物逻辑和戏剧情境里，完成刺激感官的视听表现。

但也许不得不承认，能把电影拍成好卖的快消费品，这未尝不是一种重要的才能，毕竟“够嗨够爽”是当下好莱坞的时尚。